

<<过把瘾就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过把瘾就死>>

13位ISBN编号：9787222039506

10位ISBN编号：7222039503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朔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过把瘾就死&gt;&gt;

## 内容概要

朔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孤独的，是他在最正确的方向上坚持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直面人生的精神。

大多数的人被他表面上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主义者，对他的小说里流露出来的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小人物的悲悯情怀、对爱情的渴望、对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渴求视而不见。

《我的千岁寒》：《王朔文集(珍藏本)共10册》实际上是王朔近年来的五部作品的合集，其中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以及剧本《梦想照进现实》的小说版、调侃性的影视评论《与孙甘露对话》。

新书中的《唯物论史纲》原来叫《论上帝是物质》，源自王朔给女儿考大学推荐的哲学题纲，后来他一“推”不可收拾，“发现物质后面还有人”，一路推演至今日。

新书里还有《宫里的日子》，王朔自评这是“根据《资治通鉴》改编的小武的故事，不完全是史实，有些废太子李承乾的行举‘按’在高阳身上”。

他还表明“《宫里的日子》是给老徐（徐静蕾）写的，希望今年能拍出来”。

当然，新书也收入了他为徐静蕾写的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的小说版、调侃性的影视评论《与孙甘露对话》。

《橡皮人》：《王朔文集(珍藏本)共10册》是现代著名作家王朔之文集，内含《永失我爱》、《橡皮人》、《我是“狼”》、《给我顶住》、《无人喝彩》和《刘慧芳》六篇文章。

也就是说，《王朔文集(珍藏本)共10册》只取其中作者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了书名。

用作者自己自谦的说法来说，《王朔文集(珍藏本)共10册》所写的内容都是自己那个蒙昧时代的见证。

那么，那个时代，作者真的蒙昧吗？

那就靠读者你自己来体悟了。

《顽主》：三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好朋友——马青、于观、杨重，正而八经地成立了“3T”公司，做的业务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生意。

比如：替那个想自己出钱给自己发奖的青年作家组织发奖会，替丈夫当老婆的出气筒，替不能准时赴约的情人陪伴女朋友……如此新奇的服务会带来怎样的经济效益？

《看上去很美》：在大人和老师眼里，方枪枪不是个好孩子，他调皮捣蛋不听话，一进幼儿园，就被老师追着剪了辫子。

方枪枪生活的幼儿园里有几百名小朋友，在那里他认识了陈南燕、陈北燕。

幼儿园里有统一的标准管理着所有小朋友，按时拉屎、自己穿衣，表现优秀的人会被授予小红花，贴在他们名字后面。

慈眉善目的唐老师让方枪枪感到亲近，而不苟言笑的李老师则让他感到恐惧。

总也得不到5朵小红花的方枪枪在一次意外后，对小红花失去了兴趣。

他编故事，给小朋友起外号等等。

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怪梦，第二天醒来，他把这个秘密告诉别的小朋友，说李老师是一个吃人的大妖怪！

…… 本套丛书还包括：《千万别把我当人》、《人莫予毒》、《过把瘾就死》、《鸟儿问答》、《我是你爸爸》。

<<过把瘾就死>>

作者简介

王朔，北京人。  
1958年出生，1976年高中毕业。  
曾先后在海军北海舰队服役、在北京医药公司工作。  
1978年开始创作。

先后发表了《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千万别把我当人》、《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等中、长篇小说，广受读者欢迎。

出版有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初版）和《王朔自选集》等，曾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一部分青年人的精神象征。

<<过把瘾就死>>

书籍目录

玩的就是心跳我的千岁寒Preface自序：我是谁Chapter 01 我的千岁寒——取材于《六祖坛经》Chapter 02 宫里的日子——取材于《资治通鉴·唐记》Chapter 03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连金刚那样坚固都能打破的通向彼岸的智旅（北京话版）Chapter 04 妄想照进现实——原名《梦想照进现实》Chapter 05 与孙甘露对话Chapter 06 唯物论史纲橡皮人永失我爱橡皮人我是“狼”给我顶住无人喝彩刘慧芳顽主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许爷动物凶猛看上去很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千万别把我当人人莫予毒过把瘾就死鸟儿问答我是你爸爸

## &lt;&lt;过把瘾就死&gt;&gt;

## 章节摘录

玩的就是心跳 一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里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立”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偕某某乘某日某次列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望热情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好事，你在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踏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么？”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认识过什么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套瓷，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又傻了。”

“我问在座的几位谁还记得‘明松’是谁，大家都说不知道。”

“哪有好人叫这种名字。”

“刘会元一边搓着牌一边说，‘明松不认得，‘明灯儿’倒认识几个。”

“大家乐：“爱谁谁吧，甭搭理他完了。”

“那哪成？”

“我说，‘还不知道新娘子长什么模样哪能就完了？’

“黑心！”

“大家说，‘——狠！’

“我乐着去找列车时刻表，查出那次列车到站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到了，我忙去穿鞋换衣服。”

“要是有人或电话找我就说大帅府临时有个会我去了，有事到那儿找我。”

“皮裤衩穿了么？”

别到那儿警卫不让进。

“要是男的我们给丫打出去，要是女的我们可就当场没收。”

“我在鞋盒子盖上写了几个粗字，全是方言。举着它迎着人流站在车站出站口。出站的和接人的路过我身边都看我，就像看傻子。实际上，我也的确傻，顶着凛冽的寒风在车站广场站了两个小时也没人前来相认。车站的秩序比我想的还要混乱些，很多列车晚点，那些早晨就该到站的列车这时正陆续到站，和中午正点到达的列车混在一起。各车次的旅客潮水般地同时出站，根本没法根据车站预告判断哪些人是你要接的那次车，只好一拨拨地问。我把鞋盒盖举到每一对看上去比较体面的青年男女面前，并用热切、期待的目光看着他们，最后我甚至不再挑剔他们的长相，就是女的丑些也凑上去，可仍然一无所获。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时遇到一个朋友，他来接女友。他指点我去看一下车站悬挂的到站列车时刻表，我才发现我在家看的那本列车时刻表是过期的，按新的时刻表，我接的那班车还有两个小时才到站。两个小时比较讨厌，如果回家的话到家喘口气儿就得往回折，如果站在广场干等又实在漫长不堪忍受。我出来穿得很厚，这时已被寒风吹透，脚指头都麻了。我得找个暖和的地方吃点东西。彼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车站附近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人，嘈杂喧嚣抢饭似的。

## &lt;&lt;过把瘾就死&gt;&gt;

桌上堆着一摞摞油腻肮脏的剩碗盘，汤菜汁漫席横流，那股味一掀棉帘子能顶人一跟头。

于是我坐了一站车，到崇文门一带的繁华街面找馆子。

这儿的馆子这时候人也很多，但秩序井然，餐具和食物也还大致干净，价格稍贵但看上去起码不恶心不熏脑浆子。

我在一家店堂明亮温暖的快餐店吃了盘所谓的意大利面条，喝了碗所谓的美国汤，然后买了罐真正的中国啤酒坐在靠窗的座位泡时间。

邻座一伙也在喝酒泡时间的男女中的一个男的冲我点头，我也冲他点头，他拉开一张空椅请我过去，我端着自已的酒笑着走过去坐在他们一桌冲所有人点头。

“你最近干吗呢？”

”那男的笑着问我。

“没干吗，没事。”

”我也笑着问他，“你干吗呢？”

”“也没事。”

”那男的说，“好久没见，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南边。”

”“哦。”

”我含糊其辞地应着，盯着同桌一个颇有姿色的姑娘看，她正跟旁边一个大胡子男人调笑。

“听说你发了，大把的钱。”

”“没有没有。”

”我看第二个姑娘，觉得她长相一般。

“发了就发了嘛，别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发了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想发，发了我还在这儿坐着？”

”第三个姑娘像个冻柿子霜里透红。

“你这人没劲，跟哥们儿不说实话。”

”“真的真的。”

”我收回目光，看那男的。

“人家都看见你了，拎着一皮包钱在广州开房间，就上个月，是不是谭丽？”

”那男的对那个颇有姿色的姑娘说。

那姑娘正眼瞧瞧我：“你就是方言。”

”“这倒没错。”

”我嬉皮笑脸。

那姑娘没笑，挺正经地问我：“你认识沙青吧？”

”“不就是那老爷们儿吗？”

”“你，他净打岔。”

”那姑娘笑着对其他人说，“我没法跟他说话，人家是女孩子，什么老爷们儿。”

”“你净打岔，忒不地道。”

”“不是不是。”

”我盯着谭丽笑着说，“怎么着，她说她认识我？”

那你带她来找我玩呀，我们熟人也好见见面。”

”“你们那么熟还用我带？”

你要真想找她我倒是可以告她一声。”

”谭丽暧昧地冲我笑。

我也暖珠地冲她笑：“你不一定非得叫上她，自己来也行。”

”“哟，这就直接开诱了。”

谭丽你小心点这人比较坏。”

”谭丽笑着瞟大胡子一眼，大胡子正跟冻柿子说笑。

“我去你那儿干吗？”

我又不认识你。”

## &lt;&lt;过把瘾就死&gt;&gt;

” “一回生二回熟，认识起来还不快？

别那么见外。

你瞧我第一次见你，没说几句，我从心里就觉得咱们跟亲人似的。

” “嘻，真可怕。

” “可怕什么，咱们就这么定了。

一会儿咱俩走，他们爱干吗干吗去。

”谭丽笑得什么似的，既不答应也不拒绝，蛮有致地跟我逗，我们逗了一会儿，又聊了会儿别的，那帮人起身要走。

谭丽站起来冲我笑着说：“走了，以后见。

” “不跟我走了？

不走算了，回见，别忘了我，每天睡觉前闭眼想想。

” “你这是一套固定路数吗？

跟谁都这么说。

” “没错，真让你猜着了。

”我笑着冲她摆摆手。

那帮人走后，我也忘记了自己到这干吗来了，百无聊赖地又坐了半天，喝光啤酒捏扁啤酒罐出了快餐店。

街上刮着强劲的风，路面被刮得干干净净，行人都穿得很严实，捂着帽子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匆匆走着。

冬日苦短，天已经昏暗了，路灯未亮但街边的商店都开了灯。

我在街上顶风走了会儿发觉坚持不了，便拐胡同去找一个朋友。

朋友不在家，敲了半天门没人答应。

我又出了胡同，钻进街边一家个体饭馆用很长时间吃了碗面疙瘩，他们管这种面疙瘩叫“水饺”。

我再次来到大街，天已经完全黑了，一些商店的霓虹灯远远近近地闪烁，更多的商店关了门。

下班的人潮已过，街上很冷清。

我步行到东单路口，这儿热闹些，长安街上灯火通明，数条车龙相对川流。

我看到一个大房子的门口张灯结彩，人头攒集，便信步走过去。

我记得这是家菜市场，心里纳闷离春节尚有二月余，为何此刻便通宵抢购年货。

待走上近前，看清那些衣着华丽的男女并听到音乐传出才明白过来这儿改舞场了。

我看到一个朋友正站在菜场门口一边大声和把门的小伙子说笑一边数着人往里带朋友，我忙凑上去跟他打招呼，他在我背上拍了一巴掌把我拍了进去。

菜场里那些水产品的白瓷砖的池子和水泥肉墩已撤去鱼、肉，摆上饮料在卖。

乐队坐在蔬菜柜台后面演奏。

菜场上空拉了五彩纸带，悬了一些灯泡，倒也喜庆。

成对的男女穿梭在鱼池子之间翩翩起舞，表情幸福。

旁边的熟食罐头柜台外水泄不通地挤着一大圈或站或坐观舞的人，大都文质彬彬、气度非凡。

我在舞场里遇到不少熟人，他们都喜洋洋的，一见我就问我是不是“发了”。

我初还解释“哪里哪里”，后来便有些焦躁：怎么谁见我都说我发了，这不是害我么？

我把里外衣服的兜儿全掏出来，对那些人说：“你们搜我得啦，再不成到我家搜去，谁搜出来归谁。

”大家这才无话。

我和几个没舞伴的朋友结伙满场找单身姑娘搭讪，见一个袅娜些的就说：“你太不讲理了。

”若那姑娘回头，我们就接着说：“你长成这样还让不让我们这种相貌的人活了？

”一般姑娘听到这么漂亮的恭维很少有不动容的，特别是那些其实长得并不必然性的姑娘，会格外含羞带笑，如果我们再跟上一句：“我也豁出去高攀一回。

”十个有十个立马起身扑过来，随你带她到哪个柜台杳晃去，怎么下套怎么钻。

我们转了一圈，颇有斩获，大伙儿全找到了称心如意的舞伴。

我虽不跳舞，也玩得蛮高兴，和一个胖姑娘打了半天岔，说她特像赫本。



<<过把瘾就死>>

一帮自带舞伴其中不乏漂亮妞的熟人舞罢一曲坐到附近。

我走过去想碰碰运气撵出个把，连说带笑哄了半天，那帮男的没一个凑趣的，都挺冷淡，我看没戏就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来走开。

刚走开，听到一个女的问一个跟我说过话的男的我是谁，那男的对她说：“傻×知道他是谁。

”我顿觉颇受刺激，情绪一落万丈，胖姑娘笑吟吟地迎上来我也看她不顺眼了。

我一个人躲到一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闷闷地抽烟，透过站在面前的人群身体缝隙看着舞场中移来移去的各种大脚、纤脚，深感人生无常、盛宴必散。

.....



<<过把瘾就死>>

编辑推荐

《王朔自选集》(精华小说7篇)“调侃”，成为王朔语言是最大特色。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

<<过把瘾就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